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訓詁方法論



徐 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訓詁方法論



徐 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訓詁方法論 / 徐剛著.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1-25403-5

I . ①訓… II . ①徐… III . ①訓詁—方法論—研究 IV . ①H1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018002 號



書名	訓詁方法論
著作責任者	徐剛著
責任編輯	張弘泓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5403-5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zpup@pup.cn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3374
印刷者	北京大學印刷廠
經銷者	新華書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開本 14.75 印張 238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38.00 元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部聯繫, 電話: 010-62756370

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躐等。

——戴震

人們在半數情況下只能通過詞語觸及研究對象，得有多麼荒唐的邏輯才能無視語言學的重要成就？

——馬克·布洛赫

引言：思想的觸角

在金錢與權勢的經緯以學術之名編織的塵網中苟延殘喘的日子裏，我常常在想，爲什麼我會對古代世界發生興趣，願意去研究它，去探索那些遙遠年代的人們究竟在做些什麼，想些什麼？是因爲人類與生俱來的好奇心，還是因爲自己總想逃避現實？一個頗能令人感到高尚的理由是，如果我們能瞭解過去，就可能在未來做得更好。但事實上，對比一下歷史和現實就能知道，不管我們對古代世界的知識知道多少，該發生的照樣發生，甚至變本加厲。如果說我們今天比過去生活得更好些，恐怕也只是拜科學與技術的洪福所賜；就算我們對自己的歷史一無所知，也一樣會有今天的進步，甚至進步得更快更多。

思想所不能及的世界，是一片無邊無際的深淵，上面是奇怪而高的黑暗的天空。無數的語詞築起知識的長城，橫亙在知識與深淵之間。它保護着知識，守護着思想，也把黑暗世界拒斥在另一邊。我對這未知的世界感到不安和恐懼。思想伸出它的觸角，伸向黑暗世界的天空。經常有什麼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的東西，與我的觸角交臂失之，然而莫逆於心，在若有若無之際，凝聚成一個新的語詞，閃閃發光。那是源初的女神，將她的祕密傳遞給了人類，世界因之而照亮。

讓思想藉由語詞從黑暗中破空而出，熠熠生輝。語詞就是我的道路。

訓詁學就是我的觸角。

訓詁學自古就是“小道”，說得好聽點，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說得難聽點，鉅釘瑣碎，拘拘於語言文字之間。無論是好聽還是不好聽，在“學而優則仕”的年代，誰也不能否認它是“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如今，經典的大廈轟然坍塌，大道既隱，學者失去了曾經毋庸置疑的方向，似乎已經進入了一個“學不優而勢”的時代。曾經是渾然一體的各門學術，在“現代學術”的虎皮大旗下，各自分疆劃界，壁壘森嚴，我的地盤我做主，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爬上蝸須作戰場，跳入枯井成一統，蝸角井外，沒有世

2 訓詁方法論

界，更沒有學術，即便有，也是非我族類，野狐之禪，不痛詆之，不足以爲道。這是學者的“政治”。

可能沒有一個行業的人，比學者有更深的偏見。墨子作《所染》，宋子作《去圉》，荀子作《解蔽》，將以救世也，而世終不悟。非不能也，是不爲也，一生功名利祿所繫，豈肯妄自菲薄，輕許他人？而且還要擡起頭來，像孟子那樣高歌：“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學問之道無他，惟做人而已矣……”“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舍我其誰哉……”

不惑之年，我終於明白，學術並非清白無邪的事業。我不敢再看，不敢再聽。我也想逃離。

學術沒有貴賤之分，但的確有境界之分。境界的高下不在研究的對象，而在研究者自身的格局。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深美闕約，堂廡特大，非其人不能有。人的胸懷有多大，智力有多深，學術的境界就有多大，多深，殊無關乎外在的對象。“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識力所至，本末纖毫畢見。有境界則自有創見，自有高格，自成天地。耶穌說：“野地裏的百合花怎樣生長？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最威榮的時候所穿的，也比不上這花中的一朵。”因爲在耶穌的眼裏，能看到那花中蘊蓄着上帝所有的神奇。斯天下古今學術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

在故鄉的土地上，看着霧霾深鎖的江南，我只能在想象中追憶錦繡河山，“鳳鳥高飛去意閑，瑰霞如赭水如練，爲誰無盡寫江天”？我忽然想起孔子“吾與點也”的話來。聖人之心，將無同？

目 錄

引言:思想的觸角	1
第一章 傳統的思想與方法	1
1.0 引言	1
1.1 訓詁學的產生	3
1.2 研究活語言的傳統	12
1.3 探求語源的思想	15
1.4 探求文字本義的方法	17
1.5 語音系統的發現	19
1.6 反訓的思想	24
1.7 義疏之學的興起	28
1.8 古音學的發現和因聲求義的科學化	29
1.9 右文說	31
1.10 語法觀念	33
1.11 金石學的興起	36
1.12 高山仰止的清學	37
第二章 以形索義法	41
2.0 引言	41
2.1 什麼是“以形索義法”?	41
2.2 形訓與古文字	42
2.3 古書中的形訓	43
2.4 晚期文字與形訓	47
2.5 形訓與同義詞的辨析	48
2.6 形訓與字義的引申和假借	49
2.7 餘論	50

第三章 字根析義法	52
3.0 引言	52
3.1 字根析義法的原理	53
3.2 研究古書中的問題	55
3.3 推求某些已經失去的意義	57
3.4 解釋某些字的特殊意義	58
3.5 字根析義法的局限性	60
第四章 語源考證法	63
4.0 引言	63
4.1 語源考證法的原理	64
4.2 推求詞義的來源	65
4.3 推求事物命名之源	69
4.4 推求聯綿詞	69
4.5 推求轉語	73
4.6 文化同源詞	74
4.7 餘論	77
第五章 假借破讀法	80
5.0 引言	80
5.1 什麼是假借?	80
5.2 破讀的方法	81
5.3 假借字是一種用字習慣	85
5.4 假借字的條件	88
5.5 餘論	91
第六章 排比歸納法	93
6.0 引言	93
6.1 排比歸納法的原理	94
6.2 語詞的意義和語境的意義	100
6.3 餘論	102

第七章 連類推勘法	105
7.0 引言	105
7.1 同類語詞的推勘	106
7.2 同類事物的推勘	111
第八章 歷史分析法	113
8.0 引言	113
8.1 歷史分析法的原理	114
8.2 歷史分析法的條件	116
8.3 判定詞義的時代	119
第九章 結構分析法	122
9.0 引言	122
9.1 對稱結構	123
9.2 並列結構	131
9.3 語義結構	132
9.4 呼應結構	136
第十章 平行引申法	137
10.0 引言	137
10.1 平行引申法的原理	138
10.2 補證前人的釋義	140
10.3 平行引申的或然性	143
第十一章 異文比勘法	147
11.0 引言	147
11.1 出土文獻與傳世古書的比勘	147
11.2 古書異文	150
11.3 異文的去取	151
11.4 餘論	155
第十二章 方言參證法	157
12.0 引言	157

4 訓詁方法論	
12.1 古書中的方言	157
12.2 古代方言的運用	158
12.3 現代方言的運用	160
第十三章 語法分析法	164
13.0 引言	164
13.1 語法分佈分析	164
13.2 語序分析	170
13.3 句法結構分析	174
第十四章 語用分析法	178
14.0 引言	178
14.1 《論語》首章的真義	178
14.2 “不亦……乎”的預設規則	180
14.3 預設規則的非典型表現	184
14.4 餘論	187
第十五章 其他方法舉要	189
15.1 互補考證法	189
15.2 內部考證法	191
15.3 實物驗證法	193
15.4 多角度研究	199
15.5 小結	202
第十六章 訓詁學的原則	203
16.1 實事求是，無徵不信	203
16.2 大膽懷疑，小心求證	210
16.3 如字優先，綜合權衡	213
參考文獻	220
跋	225

第一章 傳統的思想與方法

1.0 引言

“訓”和“詁”都兼有動詞和名詞兩種意義。

作為動詞的訓，是教導的意思。《說文》：“訓，說教也。”我們小時候做錯了事，大人就要教訓我們，古代也是如此。晚出《古文尚書》有一篇《伊訓》，講的是商王太甲荒廢朝政，輔政元老伊尹訓導他，所以篇名用“訓”字。教訓別人，就要講道理，因此，作為名詞的訓，是訓導人的，有教育意義的話。《詩·大雅·烝民》“古訓是式”（鄭箋：“式，法也。”），就是這個意思。動詞和名詞都可以引申出解說、注釋的意思，也兼動、名二義。

“詁”這個詞，本來寫作“故”，故是過去的意思，也有原本、本來的意思；具體到語言上，可以指過去時代的語言，或者文本語言的本來意義。古漢語有名動相因的現象，作為動詞的“故”，指的是對過去時代的語言，或者文本語言的本來意義的研究。無論是名詞還是動詞的“故”，後來通常都寫作“詁”。《爾雅》有《釋詁》一篇，其中的“詁”，只能看作名詞。《說文》：“詁，訓故言也。”這是動詞，之所以說是“訓故言”，是因為“詁”與“故”“古”都是同源詞。

我們今天所說的“訓詁學”中的“訓”和“詁”，都是動詞，是並列結構，而不是“對故言的解釋”這樣的述賓詞組。

1.0.1 “訓”“詁”同異

如果嚴格地區分，“詁”和“訓”之間原來可能是有差別的。《爾雅》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匯集古代訓詁成果的專著，其體例近似詞典。開頭的三篇，分別叫做“釋詁”“釋言”“釋訓”。其中“詁”與“訓”都用為名詞。“詁”“言”“訓”分為三篇，應該是有差別的。

“訓”和“詁”的差別，孔穎達講得比較好。他說：“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

2 訓詁方法論

(《詩·關雎》疏) 這話基本可信, 因為《釋詁》一篇, 基本上都是排列古代文獻上的詞語, 然後用一個詞語籠統地加以解釋, 例如: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 始也。”這是“通古今異言”; 而《釋訓》一篇, 大部分都是那些描寫、刻畫事物情態的疊音詞、聯綿詞等, 例如: “明明、斤斤, 察也。”這是“道物之形貌”。至於《釋言》篇所載, 與《釋詁》篇的內容區別不明顯, 推測起來, 可能《釋詁》所釋, 多為古代文獻上的詞語, 而《釋言》所釋, 多為當時尚常用的字詞(郝懿行疏)或是方言俗語。

不過, 詁與訓的差別沒有必要太強調。即使在《爾雅》的《釋訓》篇中, 也有“朔, 北方也”“美女為媛, 美士為彥”“辟, 拊心也”這樣的解釋, 只不過數量較少。因此“詁訓”可以並稱, 表示對語詞的解釋。就好像“解詁”並稱, 如賈逵《春秋左傳解詁》, 何休《公羊解詁》。所以孔穎達又云: “詁訓者, 通古今之異辭, 辨物之形貌, 則解釋之義盡歸于此。”(《詩·關雎》疏)

1.0.2 《毛詩故訓傳》的命名

一般認為: 現存最早的一部以“訓詁”命名的著作, 是毛公的《毛詩故訓傳》, 這也是最早的“訓”和“故(詁)”連言的用例; 其中故、訓、傳三者是並列的關係(孔穎達說: “傳者, 傳道其義也”)。^①不過, 這種看法恐怕不可信。一部著作的名稱, 由兩個表示解釋意義的同義詞並列還比較常見, 三個同義詞連用, 疊床架屋, 這樣囉嗦的書名, 實在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不見得正確。我個人認為, 《毛詩故訓傳》的“故訓”, 就是古人常說的“古訓”, 是“過去流傳下來的訓釋”的意思。至於“傳”, 在漢以前是有特殊意義的, 它專指那些有師承關係、代代相傳的訓釋。傳記的“傳”與傳授的“傳”同源。古人之所以非常重視師承關係, 是因為他們相信只有這些有師承關係的訓釋, 才可以追溯到孔子, 是聖人的原意。例如《春秋三傳》, 就是典型的傳的體例。漢代初年的《詩經》學, 有今古文之分。今文有齊魯韓三家, 三家都有明確的傳承譜系, 都可以追溯到孔子。毛詩是古文學, 毛公也非常強調他的訓釋也是有師承的, 也可以追溯到孔子, 因此特意

^① 例如洪誠《訓詁學》,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4年第1版, 第2頁。

用“傳”來命名。《漢書·藝文志》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①子夏傳孔子之詩學。這是毛公名其書為“傳”的本意。因此，《毛詩故訓傳》，其實就是“《毛詩》古訓之傳記”的意思。^②

1.1 訓詁學的產生

訓詁的產生，是因為語言的變化。語言變化的根本原因，是時間的推移。即便是方言的差異，歸根到底，也是時間在不同地域起作用的結果。因為時間的流逝，在不同的地方，其速度是不均衡的。漢語書面語的歷史，至少有三千多年，其間的遞嬗變化，是非常繁複的。因此，古代的訓詁實踐非常豐富，所積累的材料可謂浩如煙海。

訓詁學與訓詁的材料不同。訓詁學就是要整理和總結這些訓詁材料，概括出一些理論性的規律，並用以指導具體的訓詁研究。也就是說，訓詁學必須具備一定的思想與方法。

不過，我們今天對於各門學科的概念，都是在西方學術的影響下形成的。因此，近代以來，很多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只有訓詁的實踐，而

① 《經典釋文·序錄》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為《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列於學。”又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案：陸德明云：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亨作《詩故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② 我過去也相信故訓傳三者並列的說法，認為故和訓都偏重於對詞語的解釋，比較簡潔，所以合稱“故訓”。例如《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公云：“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這就是故訓。而傳則偏重於對文章大義的申講和發揮，它的基本特點是有一定的故事性，所以篇幅也往往比較長一些。《毛詩故訓傳》中有時候會有一些這類的“傳”，例如《詩·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毛傳：“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suō）屋（抽取屋草）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於室，鄰之釐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間（jiàn）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yǔ）不逮門之女，國人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這種傳的體例，跟訓詁的體例之間的差別是很明顯的。所以我把“故訓傳”的結構理解為“故訓”和“傳”並列，“故”又與“訓”並列。但這樣疊床架屋式的理解，現在想來，終覺不妥。

4 訓詁方法論

沒有訓詁學。1939年，胡樸安的《中國訓詁學史》就說：“凡稱為學，必有學術上之方法，訓詁之方法，至清朝漢學家，始能有條理有統系之發現。戴震開其始。”“訓詁學，清漢學家始克建立，以前只有訓詁書之記載。”這是認為訓詁學到清代才算產生。不過，即使是清代學者，他似乎也覺得還不夠格，稍後，又說：“以廣義的言，則凡經傳注疏，以及清朝之經解，皆訓詁學材料也。以狹義的言，即《爾雅》《方言》《釋名》等，亦非訓詁學。即清儒訓詁大家，亦少純粹的訓詁學書。自今日以前，所有諸訓詁書，只可謂之訓詁學材料，而不可謂之訓詁學。”^①

胡氏的這一論斷很有影響。例如何九盈在《中國古代語言學史》中說：“古代訓詁學幾乎沒有理論可言，所以也很難稱之為‘學’。訓詁學真正成為‘學’是從黃侃開始的。”^②何說從黃侃開始，是因為黃侃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有過一部《訓詁學講詞》。^③

但是，我認為，這樣的看法有欠公允。中國傳統的學術對於學問的看法跟西方不同。傳統學術並非沒有理論與方法，只是古人一般不會講抽象的道理，而是將那些道理與方法寄託在具體的實踐當中。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但事情的背後，都有理論和方法的指導。如果說，我們今天的訓詁學就是要概括和總結這些背後的思想與方法，那完全正確，但如果說中國只有訓詁的材料，而沒有訓詁學，這是非常狹隘的看法。不但與我們過去輝煌的訓詁成就不相稱，也與整體的中國學術特點不符合。按照這樣的觀點，近代以前的中國，必將成為“無學之國”。

所以，我還是願意從中國傳統學術的特點出發，把《爾雅》看作傳統訓詁學產生的標誌。^④

1.1.1 訓詁學產生的語言背景

我國的書面語言，最晚在商代就已經有了。殷墟發現的甲骨文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另外，《尚書·多士》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① 胡樸安《中國訓詁學史》，上海：上海書店，1984年影印版（據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影印），第3、4、11頁。

^② 何九盈《中國古代語言學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96頁。

^③ 方一新《訓詁學概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51頁。

^④ 很多學者也有同樣的看法，例如洪誠說：“第一部詞典《爾雅》產生的時代，就是訓詁學產生的時代。”見氏著《訓詁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9頁。

殷革夏命。”可見商代已經有典冊存在，還記錄了殷革夏命這樣的大事。我們今天還能見到商代的銅器銘文，文章很難讀。

周朝初年已經有很多典籍了，《詩經》《尚書》中有不少篇目是周初的文本（有些可能經過了後人的修改潤飾）；現在發現的青銅器，例如“利簋”的銘文也是完整的記事文体。進入春秋之後，當時的人讀周初的作品時，已經不那麼容易理解了，常常需要一些訓詁工作。例如《詩經·周頌》有一篇叫做《昊天有成命》，是西周時期的作品。《國語·周語下》記載，春秋時期晉國著名的大夫叔向到周王朝聘問，周王朝卿士單靖公跟他會晤，單靖公說他喜歡《昊天有成命》這一篇詩，叔向後來對此有一個評論，他說：

《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

此事發生在周靈王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0年。叔向首先解釋了《昊天有成命》的主旨，然後對前三句的句意作了解釋，對後四句幾乎是逐字解釋，最後又總結了全篇的意思，這是非常完整的對於詩篇的訓詁。毛公在作《故訓傳》的時候，從“基，始”到“靖，和”，都原樣照錄了。

先秦的經書都有傳記。在這些傳記中，有很多訓詁內容。例如《周易·師卦·彖》：“師，眾也。”《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按公羊學認為，《春秋》之制，夏不田，以為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穀梁傳·僖公二十年》：“水北為陽，山南為陽。”《聘禮記》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值得注意的是，在先秦的訓詁材料中，已經能夠見到後世所總結的幾種訓詁方法，即所謂形訓、聲訓和義訓。形訓如《左傳·宣公十二年》“止戈爲武”，《宣公十五年》“反正爲乏”；聲訓如《論語·顏淵》“政者，正也”，《中庸》“義者，宜也”；義訓如《孟子·梁惠王下》“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

先秦時代的這些訓詁材料雖然很多，但都比較具體而且零散，都是根據實際面臨的具體問題所做的解釋，缺乏系統性的總結。不過，也正是從這些具體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教訓，爲訓詁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1.1.2 訓詁學產生的思想背景

齊佩瑢《訓詁學概論》在提到訓詁學的起因時，認爲儒家的正名主義和諸子間的辯學，是一個間接的然而有力的原因。他說：

孔子目擊當時是非的混淆，名實的錯亂，想建設一個是非的標準，於是就提倡正名主義，《論語》中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因爲名是代表思想的符號，語言是由許多的名組成的，每個名每個字若沒有正確的肯定的含義，那麼就會以黑爲白，指鹿爲馬，語言如此，名實已亂，還用什麼來指示是非善惡呢？《荀子·正名篇》主張更爲積極，他說：“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互紐，^① 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可見正名的必要，名實關係確定的迫切，這種語義範圍的嚴格分別和解釋，實是語言學、訓詁學上的事業。^②

這一看法很有道理，值得重視。不過，孔子的正名思想，是針對之前已經存在的名家思想而發的。名家的基本方法，就是從名與實的關係出發，來顛覆傳統的法律、思想，以及其他社會觀念。所以被儒家指責爲淆亂名實，也深爲執政者所憎惡，因此有子產殺鄧析，孔子誅少正卯

^① 王念孫：“離心交喻，謂人心不同，使之共喻，下文所云‘名聞而實喻’也。”郝懿行認爲“互”字應爲“玄”：“玄，即眩字，紐，系也，結也，言名實眩亂，連系交結而難曉也。”見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版，第415頁。

^② 齊佩瑢《訓詁學概論》，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版，第26-27頁。

的事件。孔子的正名思想，通過他的《春秋》，由後來的儒家繼承（《莊子·天下》說“《春秋》以道名分”）；而名家的思想，後來主要通過墨家，在戰國諸子的論辯中得以充分的展現。

正名當然離不開對語言意義的辨析。齊佩瑢說：

孔子作《春秋》，就是他的正名思想的體現，所以一般人認為它是道名分，寓褒貶，含有微言大義的著作。既然如此，所以一字一句也不能輕用，對於字義的分別就得有精密的研究。分別《春秋》字義最精的書莫過於《公羊》《穀梁》二傳，例如《公羊傳》說：

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燧。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惰者曰侵，精者曰伐。

他們不但分別名動的詞性如此精細，就是對於文法成分——虛詞也不肯輕輕放過，如：

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者。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又云“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像這樣的例子，幾乎全書都是，舉不勝舉，因此《公》《穀》二傳都頗帶些字典的氣味。後來研究《春秋》的名家董仲舒更進一步去分析字形，推尋語原，已經純是訓詁學的方法了。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達到名實相符，名正言順，言無所苟的境地，雖無明顯的提倡訓詁的旗幟，然而正名的工作，恰好是語言學、訓詁學、文法學等方面的事業。^①

① 齊佩瑢《訓詁學概論》，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1版，第27-28頁。